

卷之九

近思錄卷之九

九二十七條

婺源後學江永集註

朱子曰此卷制度

濂溪先生曰古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

敬百姓大和萬物咸若朱子曰綱綱上大繩也三

君為臣綱也疇類也九疇見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乃作樂以宣八風

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朱子曰八者以宣八方之風

平所以節其和之流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流入其耳感

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朱

曰淡者禮之發。和者樂之爲。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也。然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然後見其本。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於莊敬齊肅之意耳。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朱子曰。欲心平。故平中。躁心釋。故優柔。言聖人作樂。功化之盛如此。或云化中當作化成。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索。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朱子曰。廢禮敗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敗倫。愁怨故增悲。而至於賊君棄父。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

長怨。朱子曰。古今之異。淡與不復古禮。不變今樂。不淡和與不和而已。而欲致治者遠哉。禮通書。朱子曰。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永按此句細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永按以上求賢講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

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
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
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永按以上言教學之法。小夫體用具備。擇其學
明德尊者為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永按此言
教成使為學官。推教法於天下。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與於太
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
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遜。通明
學業。曉達治道者。文集下同。○永按此言選士之法。必
欲乘時改制。以漸復先王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
必如明道先生熙寧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

盡革其末。○明道先生論十事。一曰師傳。古者自
流之弊。○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二
曰六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三曰經界。制民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為之制。則衣食日蹙。轉。四曰鄉黨。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始於
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五曰貢士。庠序所以明人。刑罰鮮化。廉恥易格。鄉射。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六曰兵役。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廢。六曰兵役。始判也。今驕兵耗置國力。禁衛之外。

不漸歸之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
役毒徧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害。
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今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
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
公私交爲儲粟之備。八曰四民。古者四民各有常職。
法以爲凶歲之備。而農者十居八九。故
衣食易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此在
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爲之業。以救之。九曰山澤
本註。修虞衡之職。○聖人理物。山虞澤衡。各有常
禁。故蒐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
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惟修虞衡之
職。使長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十曰分數。本
冠婚喪祭。車服用等差。○古者冠婚喪祭。車服
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
心。今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
賤。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此爭亂之道也。○以
上十條。並其言曰。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
節錄本文。

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
 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
 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徇名而遂廢其實。此
 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
 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越便目前。不
 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
 之極弊也。永按神宗亦欲變法。復古。有真儒不用
而用剛復拂戾之人。則生民之不幸也
 伊川先生上疏曰。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
 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傅之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

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臣以爲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葉氏曰。事不接於耳目。嗜好之私。不萌乎心術。則德義進矣。外適起居之宜。內存畏謹之念。則心神莊肅。氣體和平矣。今既不設保傅之官。則此責皆在經筵。欲乞皇帝在宮中。言動服食。皆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文集注遺書云。某嘗進說。欲令人主於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人之時少。所以涵養氣

質熏陶德性。○伊川先生看詳三學條制云。舊制公私試補。蓋無虛月。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及置待賓吏師齋。立檢察士人行檢等法。葉氏曰。尊賢。謂道德可矜式者。待賓。謂行能可賓敬者。吏師。通於治道。可爲吏之師法也。又云。自元豐後。設利誘之法。增國學解額。至五百人。來者奔湊。捨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往來道路。旅寓他土。人心日偷。士風日薄。今欲量留一百人。餘四百

人分在州郡解額窄處自然士人各安鄉土養其
孝愛之心息其奔趨流浪之志風俗亦當稍厚又
云三舍升補之法此案文責跡有司之事非庠序
育材掄秀之道蓋朝廷授法必達乎下長官守法
而不得有爲是以事成於下而下得以制其上此
後世所以不治也或曰長貳得人則善矣或非其
人不若防閑詳密可循守也殊不知先王制法待
人而行未聞立不得人之法也苟長貳非人不知
教育之道徒守虛文密法果足以成人材乎朱子曰先

王之學以明人倫爲本是以當是之時百姓親睦
風俗淳厚而聖賢出焉後世學校雖存而不復此
意所以教之者不過趨時干祿之技而其所以勸
勉程督之者又適所以作其躁競無恥之心雖有
良材美質可與入於聖賢之域者亦往往反爲俗
學類風驅誘破壞而不得有所成就尚何能望其
能致化民成俗之效如先王之時哉先生君子蓋
有憂之故程夫子兄弟皆嘗建言欲以漸變流俗
之繆而復於先王之意顧皆屈於俗儒之陋說而
不得有所施行也後之君子有能深考其說而申
明之其亦庶幾矣乎○今日學制近出崇觀專以
月書季考爲陞黜使學者屑屑然計較得失於毫
釐間而近世之俗又專務以文字新奇相高不復
根據經之本義以故學者益鶩於華麗無復探索
根源效勵名檢之志大抵所以破壞其心術者不
一而足蓋先王所以明倫善俗成就人材之意掃
地盡矣惟元祐間伊川程夫子在朝與修學制獨
有意乎深革其弊而當時咸謂其迂濶無所施行

今其書具在。意者後之君子必有能舉而行之。○問後世人材不振。士風不美。在於科舉之法。然使便用明道賓興之請。伊川看詳之制。則今之任學校者。皆由科舉而出。豈能遽變而之道。曰。明道所言。始終本末次序甚明。伊川立法。姑以爲之兆耳。然欲變今而從古。亦不過從此規模以漸爲之。其初不能不費力矯揉久。○明道先生行狀云。先生爲澤州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癯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

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萃王假有廟。傳曰。羣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總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豺獾能祭。其性然也。易傳○古者成役。再期而

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
 一月而歸又明年仲春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
 番戍者皆在疆圉乃今之防秋也經說○葉氏曰此論宋薇遣戍
 役也北狄畏暑耐寒又秋氣弓弩可用故秋冬易為侵暴每留戍以防之○聖人無一
 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遺書○韓信多多益辦
 只是分數明永按分數明者管轄有法區畫分明能以簡馭煩也○伊川先
 生曰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
 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者亦能有幾人
葉氏曰注謂區嘗謂軍中夜驚亞夫堅臥不起不
 畫分數之法

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永按舉此一
 有法之難○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忿
 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本註一年有一
曰古者諸侯之適子適孫繼世為君其餘庶子不
得禰其先君因各自立為本派之始祖其子孫百
世皆宗之所謂大宗也族人雖五世外皆為之齊
衰三月大宗之庶子又別為小宗而小宗有四其
繼高祖之適長子則與三從兄弟為宗繼曾祖之
適長子則與再從兄弟為宗繼祖之適長子則與
同堂兄弟為宗繼禰之適長子則與親兄弟為宗
一身凡事四宗與大宗為五宗也○永按後世不
行封建則所謂別子為祖繼別為宗者惟有官職
陰襲者可行若士庶之家傳世既久恐有窒礙難
行者矣今世間有推大宗子主祭者然無法以維
之其宗子或貧困絕嗣或流寓四方或身為敗類

不足為族人宗則難以持久唯立祠堂明譜系使人知尊祖敬宗而收族則宗法雖不行庶乎猶有統紀不至於渙散而風俗可厚也。未。宗子法壞。予嘗言大宗立不得亦當立小宗云。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絕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行之其術要得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立廟院仍不得分割了祖業使一人主之。凡人家法須月為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每有族人遠來亦一為之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為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為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獷皆知

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

甚不可也某嘗修六禮大略家必有廟本註庶人

朱子曰古者命士得立家廟伊川謂無貴賤皆祭自高祖而下但祭有豐殺疏數不同耳。祭祖自高祖而下當如伊川所論温公祭自曾祖而下伊川所無創自伊川所以使人盡孝敬追遠之義。伊川祭自高祖始疑其過要之既無廟又於禮祭缺祭四代亦無害古之所謂廟者其體而甚。廟必大皆有門堂寢室非如今人但以室為之。廟必有主本註高祖以上即當祀也主式見文集又云別人今人以影祭或一髯髮不相似則所祭已是。竅處皆有大不便。朱子曰伊川木主制度其刻刻間近思錄

其也。伊川制土庶不用主。只用牌子。看來牌子。當如主制。只不消做。二以相合。及竅其旁。以通中。○問土庶家亦可用主否。曰。亦不妨。且如今人未仕。只用牌子。到仕後。不中換了。若是上人。只用主。亦無大利害。問。祧主。月朔必薦新食。○朱子曰。當如何。曰。當埋之於墓。月朔必薦新。○朱子曰。諸家禮皆云。薦新用朔。朔新時祭。用仲月。○本註止如何。得合。但有新。即薦於廟。時祭。用仲月。於高祖旁親無後者。祭之別位。○問。舊嘗收得先生一本祭儀。時祭皆是小日。今闕。却用二至二分祭。如何。朱子曰。卜日無定。慮有不虞。溫公亦云。止用分至。亦可。問。如此。則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禘。此三祭如何。曰。覺得此箇禮數太遠。似有僭上之意。又問。禘祭如何。曰。此却不妨。○問。時祭用仲月。清明之類。或是先世忌日。則如何。曰。却不思。月清。明之類。或是先世忌日。則如何。曰。却不思。量到古人所貴於小日也。○排祖先時。以客位西邊為上。高祖第一。高祖母次之。只是正排看正面。不會對排。會祖祖父皆然。其中有伯叔伯叔母。

兄弟嫂。無人主祭。而我為祭者。各以昭穆論。如伯叔母。則耐於會祖之傍。一邊在位。牌西邊安。伯叔母之傍。伊川云。會祖兄弟無主者。亦不祭。只是以義起也。○永按朱子排祖先位。以西為上。蓋謂神道尚右也。然古人祭。祭戶在室。則以東向為尊。南向昭。而北向穆。戶在堂。則以南向為尊。亦左昭而右穆。今人祭。皆在堂。宜以最尊者居中南向。餘則左右對排。似理得而心安。蓋今人習於東上。若以尊者居西。反若不安也。又如夫婦合葬。夫必當居左。則祭位可知矣。旁親無後者。今人或別設。冬至一室祭之。似得伊川先生祭之別位之意。○冬至祭始祖。○本註。冬至。陽之始也。始祖。厥初生民之祖也。無主於廟中。正位設二位。合考妣享之。○問。始祖之祭。朱子曰。古無此。伊川以義起。某當初也。祭後。來覺得僭。遂不敢祭。古者諸侯。只得祭始對之君。以上不敢祭。大夫有大功。則請於天子。得祭其高祖。然亦止得祭一番。常時不敢祭。程先

近思錄 卷之九

生亦云人必祭高祖。只是有疏數耳。又問今士庶亦有不祭之祖。莫亦止祭得四代。但四代以上則得祭二代。若是始基之祖。莫亦只存得墓祭。○問蔡叔之類。或謂厥初生民之祖。疑亦指受姓之祖。如盤古之類。○永按本註厥初生民之祖。疑亦指受姓之祖。如盤古之類。○永為程氏之始。祖。今人祭始祖。或以受姓。或以改姓。或以有大功德。或以始遷家。自為禮。亦各有義。其亦不祭矣。立春祭先祖。本註立春。生物之始也。先一人也。亦無主。設兩位。分享考妣。○問先生祭禮。立春祭高祖。而上只設二位。若古人祭。須是逐位祭。朱子曰。某只是依伊川說。伊川禮略。伊川所定。不是成書。溫公儀却是做成了。○伊川時祭不用主。此說是也。却又云。祖又豈可厭多。苟其可

如者。無遠近多少。須當盡祭之。疑是初時未曾討論。故有此說。○始祖先祖之祭。伊川方有此說。固足以盡孝子慈孫之心。然嘗疑其禮近於禘祫。非臣民所得用。遂不敢行。古者大夫以下。極於三廟而已。為過矣。其上世久遠。自合遷毀。不當更祭也。○永按程子主於追遠。朱子主於遷毀。不當更祭也。○人祀祖。即從始。祭之。其禮簡略。似亦無害。又因是使人不忘其祖。季秋祭禰。本註季秋。成。忌日遷亦可以勵薄俗云。○朱子曰。古無忌祭。近日諸先生主祭於正寢。方考及此。○忌日祭。只祭一位。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地美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然則曷謂地之美也。

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一本註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非窳。問風水之說。朱子曰。伊川先生力破俗說。然亦自言。須是處順地厚之處。乃可用也。但亦須稍有形勢。拱揖環抱。無空闊處。乃可用也。但不用某山某水之說耳。然恐幽明之故。有所未盡。故不敢從。今亦不須深考其書。但道路所經。耳目所接。有數里無人煙處。有欲住者。亦在不得。其成聚落。有宅舍處。便須山

水環合。略成氣象。然則欲掩藏其祖父。安處其子孫者。亦豈可都不揀擇。以為久遠安寧之慮。而率意為之乎。但不當極意過求。必為富貴利達之計耳。此等事。自有酌中恰好處。便是正理。世俗因為不及。而必為高論者。似亦過之也。○因說地曰。程先生亦云。揀草木茂盛處。便不是。不擇伯恭。却只胡亂平地。上便葬。若是不知此理。亦不是。若知有此道理。故意不理會。尤不可。○答程允夫書曰。喜家中自先人以來。不用浮屠法。今謹守。但卜地未能免俗。然亦只求一平穩處。○永按朱子之論。如此。今之溺於俗說。與過為高論者。可知所。○正折衷矣。又一條。因說易睽卦及之。見十卷。○正叔云。某家治喪。不用浮圖。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問治喪。不用浮屠。或親意欲用之。不知當如何。處。朱子曰。且以委曲開釋為先。如不可回。則又不可。不可親意也。○問親死遺囑。教用僧道。則如何。曰。便是難處。曰。也可以不用否。曰。人子之心。有所

不忍。這事須子細商量。○今無宗子。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宅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子弟從父兄。今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且如漢高祖欲下沛時。只是以帛書與沛父老。其父兄便能率子弟從之。又如相如使蜀。亦遣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從之。只有一個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不亂也。若無法以聯屬之。安可。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有從根直上一幹。亦必有旁枝。又如水。雖遠必有正源。亦必

有分派處。自然之勢也。然又有旁枝達而為幹者。故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奪宗云。朱子曰。今要立甚難處。只是而今時節。更做事不得。如伊川當時。要勿封孔氏。要將朝廷所賜田五百頃。一處給作一奉聖鄉。而呂原明便以為不可。不知如何。○祭祀須是用宗子法。方不亂。不然前面必有不可處。置者。大宗法既立。不得亦常立小宗法。祭自高祖以下。親盡則請出高祖。就伯叔位。服未盡者祭之。嬖則別處。使其子私祭之。今世禮全亂了。○邢和叔敘明道先生事云。堯舜三代帝王之治。所以博大悠遠。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先生固已默而識之。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為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極。

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城寨
 斥候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
 又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附錄○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外書○問介甫言律恭以凡事皆具惟律不說偶有此條遂謾載之○律是刑統此書甚好疑是歷代所有傳襲下來之世宗命竇儀注解過名曰刑統即律也今世却不用律只用勅令大概勅令之法皆重於刑統與古法相近故曰八分書○律所以明法禁非亦有勅於教化但於根本上少有欠闕耳八分是其所長之處二分乃其所闕此言是他見得者蓋許之詞○律是八分書是欠些教化處橫渠先生曰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術見三

王方策歷代簡書惟志士仁人為能識其遠者大者素求預備而不敢忽念文集下同○葉氏曰好人用師無謀必敗無律必亂非若後世誦詐以為謀酷暴以為為律斯其為遠者大者○永按志士仁人有任天下之志有憂天下之心故兵事亦留意焉橫渠先生少年喜談兵所謂素求預備不敢忽念者○肉辟於今世死刑中取之亦是寬民之死過也此當念其散之久永按肉辟墨劓刑當也張者亦足寬其死過蓋上失道而民散久不幸人於死罪所當念也葉氏讀寬民之死為句過此為句未安又按今世死刑情輕者但於流徒減等終不忍用肉辟尤善○昌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

近思錄 卷之九

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
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
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田為辭然茲法之
行悅之者眾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
可復所病者特上之人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
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其買
田十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
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
蓄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

可行此皆有志未就問橫渠復井田之說如何朱
考而今只是差役尚有葛干難行處莫道便要奪
他田他豈肯講學時且恁地講若欲行之須有機
會經大亂之後天下無人田盡歸官方可給與民
如唐口分世業是從魏晉積亂之極至元魏及北
齊後周乘此機方做得苟悅漢紀一段正說此意
甚好若平世則誠難行問東坡被此論只行限田
之法如何曰都是胡說作事初如禱處三五年便
放緩了况限田之法雖舉於今一年後一年便寢
矣若欲行之須是行井田若不能行
則且如今之俗那限田只是戲論 ○橫渠先生
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
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

意狀行○橫渠先生曰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

有北宮異宮而同財永按此儀禮喪服傳文此禮亦可行古

人慮遠目下雖似相疎其實如此乃能久相親蓋

數十百口之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為得一又異宮

乃容子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

則不成為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必也同宮有叔父

伯父則為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為父者又烏得

而當之父子異宮為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異

宮猶今世有逐位非如異居也樂說○朱子曰古者宗法有南宮北

宮便是不分用也須異爨今若同爨固好只治

是少閒人多了又却不齊整又不如異爨○治

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只是均平語錄

○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朱子曰封建井田皆易

聖王之制公天下之法豈敢以為不然但在今日

恐難下手設使強做得成亦恐意外別生弊病反

不如前則難收拾耳此等事未須深論他日讀書

多應事久當自見之也○程先生幼年屢說須要

井田封建到晚年又說難行想是他經歷世故之

多有見得事勢不可行○永按朱子之論至矣語錄

中有極言封建之弊者文多不能盡載凡井田封

建朱子姑探先儒之說以其為先王治天下之大

法也學者當考朱子平日之言為斷

五思錄 卷之九 一經世呈